

# 異國友情烽火牽

## 我與萬墨林訂交記

後藤一夫 撰  
姜龍昭 譯

### 中日戰爭往事

德國哲學家尼采說：「人而無友，猶生活中無太陽。」

我與萬墨林先生，由認識、相交、而至結為摯友，其過程，是相當奇妙而不平凡的。

我，後藤一夫，大正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亦即民國八年）出生於日本的兵庫縣高砂市。

萬墨林，清光緒廿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亦是民前十年）出生於中國的上海市浦東高橋鎮。

我倆之間，年齡上相差了十七歲，籍貫上，是分屬兩個不同的國家。

日本和中國，原是兩個相隣的國家，雖民族不同，但同屬黃色人種，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也都有相通之處，不幸的是公元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使中日兩國成了交戰國，中日兩國的人民，也就成了仇敵。

記得，那是昭和十三年（民國廿七年）的事

那時，我已廿歲，在家鄉岐阜被徵召編入姬路步兵第卅九聯隊，穿上軍裝，八天後就離開日本本土，來到中國的華中戰線，參加戰鬥行列。此其間，輾轉中國江蘇省的如皋縣、南通縣、南京市、嘉興縣、蘇州縣、上海市；安徽省的繁昌縣；浙江省的杭州市；江西省的南昌市；湖北省的武昌、漢口、孝感、皂市、應城、安陸、長壽店、朱家阜、荊門、當陽、宜昌等城市，身軀短小的我，肩上背負着九二式重機槍，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參予作戰，有時一連數日不眠不休，餐風飲露的長途行軍，真是苦不堪言。

我原就不習慣軍隊生活，以幹部候補生（舊制中等學校畢業）的資格受驗，突然入役，事出無奈，在服役期間，一直盼望能早日卸去戎裝，恢復寧靜舒適的平民生活，但是，戰爭一直綿延不斷的繼續著，這種想法，一直是空中樓閣夢幻泡影。

### 上海日本憲兵

一九四一年（民國卅年）四月，我生了一場

大病，住進了上海日本陸軍醫院，經過了半年之久的治療，十月初出院後，在江蘇徐州接受日本憲兵甄選考試俾獲合格，乃得脫離戰場，進入設在南京的日軍憲兵學校，接受為期三個月之憲兵專業訓練，畢業後就由陸軍之士兵轉職為憲兵之一員。

一九四一年（民國卅年）的十二月八日爆發了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跟着掀起了戰火，一九四二年一月，我即受命向上海憲兵隊滬南分隊報到任職。

當年的上海日本憲兵隊，隊址在貝當路，隊本部下共設八個分隊：

- 一、滬東分隊：管轄區域在楊樹浦新市街一帶，隊員約卅人。
- 二、滬西分隊：管轄區域在公共租界一帶，隊員約五十餘人。
- 三、滬南分隊：管轄區域在法租界、南市、龍華一帶面積最大，隊員約五十餘人。
- 四、滬北分隊：管轄區域在蘇州河以北、閘北一帶，隊員約五十餘人。

五、新市街分隊：管轄區域在新市街、吳淞一帶，面積最小，隊員約卅餘人。

六、浦東分隊：管轄區域在黃浦江東岸浦東、高橋一帶，隊員約五十餘人。

七、警乘分隊：管轄區域在鐵路列車及車站一帶，隊員約廿餘人。

八、水上分隊：管轄區域在黃浦江水面上之來往船隻及碼頭一帶，隊員約四十餘人。

我所隸屬的滬南分隊，因管轄之範圍較大，面積較廣，下面又設置了南市分遣隊，龍華分遣隊、金神父路分遣隊，負責管轄區域內重要地段之治安。

滬南分隊除分遣隊外，編制上區分為警務班、特高搜查班、檢舉班、外事班、庶務班等五個班，我是在檢舉班服勤。

### 逮捕抗日份子

記得是在昭和十九年（民國卅三年）的五月，上海適值梅雨季節，一個下着豪雨的黃昏，我們在分隊長指揮下，一律換上了中國的長衫便衣，手裏帶着手鎗和手銬，向法租界蒲石路進發，前往逮捕在滬負責地下抗日工作的領導人物。

在傾盆大雨中，快接近目的地附近時，大家分別散開，三三兩兩，由街道向目的地的房屋靠近，因曾下雨的關係，一些商店均已提早打烊，路上行人也很稀少，大家在雨中默默行進，不說一句話，空氣沉悶而嚴肅。

街燈下，雨絲如織，一部份特高搜查班的弟兄，奉命向一棟三樓的大雜院採取包圍式形勢走

近，而我與一些其他警務班的弟兄，則負責外圍之守備，以防止有人突圍逃脫。大家心情緊張，不知這一項的逮捕行動，會不會發生意外，或因反抗逮捕而造成槍戰。

大雨繼續不停的下着，我們的人進屋子後，一切却是那樣的平靜，一點響聲都聽不到，也沒有看見半個人影從裏面跑出來，連一隻貓也沒看見，在寂靜的等待中，有人想抽支煙，因火柴被雨水打濕了，久久都點不着。我因過份的緊張，想要小便，也極力忍住了。

不久，一聲尖銳的女性呼叫聲，劃破了黑暗中的夜空，但隨即又恢復了死一般的寧靜，再過了一段時間，看見我們有人自屋內走了出來，他告訴同伴們說：

「一切都很順利，大家即刻撤離。」

大家紛紛趕回停車場，上車歸隊，我因遲了一步，未坐上車子，只好步行走回隊上，那件長衫，已被雨水淋得透濕黏在身上，真不舒服，當我回到隊上後不久，特高搜查班逮捕的人犯，也被車子載到了隊部，在那一夥被捕的人犯中，有一個身穿長袍，身軀矮胖，光腦袋，年約四十餘的中年人，留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

事後，聽我的同伴河野告訴我說，他就是中國頂頂大名杜月笙先生派在上海聯絡重慶地下抗日工作人員的領袖人物——萬墨林先生。

這是我與萬先生認識的開始。

### 真是一條硬漢

這已是萬墨林先生的二度被捕。大家對他第

一次被捕時，那種堅強不屈，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受盡酷刑，絕不吐實的愛國情操，繫於「英雄惺惺相惜」的心理，暗地欽佩不已。

然因他是抗日份子的主要聯絡人員，我們不能輕易放過的敵人，這第二次入獄，在詢問的口供過程中，他受到了比前次更為痛苦的折磨，幾次死去活來，但萬墨林先生，真不愧是一條硬漢，他抵死不招一句口供，使同伴們，益發敬重他。

那時，隊上專門負責調查重慶地下工作人員的特高科主任花田秀雄，乃改變詢問的方式，用十分客氣的談話形式，來套問口供，然同樣的問不出所以然，繳羽而歸；不久，萬先生因受刑過重，腹膜發炎，乃不得不送醫院診治，離開了憲兵隊。

在偵詢這一段過程中，我因職小位低，無緣與萬先生有很多的接觸，唯他那種威武不能屈的大無畏精神，久久未能使我忘懷。我曾聽到許多中國人說萬先生平劇唱得很好，和馬連良、趙培鑫、孫蘭亭等是結拜兄弟，和焦鴻英等名女伶會同臺唱過戲，因此對萬先生的印象極為深刻。

民國卅四年八月，中日戰爭以日本無條件投降而告結束，蔣介石元帥以寬大為懷的心胸，將在華的日軍，全部安全的遣送回國，並未有「有仇報仇，有怨報怨」的行動，來對付我們，這種措施，充分表示了中國泱泱大國之風。

一九七一年（民國六十年）春，戰爭已結束了廿六年，當年在上海憲兵隊服役過的退役官兵，及其遺屬，組成了一個「滬南會」，制定會章，每年集會一次，藉資聯誼，在東京都北區赤羽二丁

目設立事務所，推舉杉田原一、大野年夫、弘田丈一、田中初義四人為董事，擁有會員一百卅餘人，遺屬十九家。我當然也是會員中的一份子。

### 來台拜訪邀請

在前兩次舉行的滬南會年會席上，與會人士中談起當年在中國上海工作的情形時，大家不約而同的提到了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萬墨林先生，

有人說，在最近出版的「中外雜誌」上，曾讀到萬先生寫的一些懷舊憶往的文章，並出版了談杜月笙與黃金榮等上海名人掌故的名著「滬上往事」的單印本。萬先生現住在台灣，目前交通發達，我乃提出建議說：何不請萬先生來日一敘，忘記昔日的仇恨，代之以崇敬的友誼，不亦人生一大樂事。

會中，大家

一致通過我的建議，並推派我為邀請萬先生來日出席會議的代表

。那是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寶島春暖花開，一片璀璨景色，我由經常往來日台之間的好友孔潤之先生的陪同，見到了精神依然十分健旺的萬先生，當時，真有睽別多年的故友重逢之感。

時光匆匆過了卅年，真沒想到，昔日之敵，變成了今日之友，當我們回憶起

當年在上海時的那些往事，我一再向萬先生表示歉意，他却絲毫不介意於懷，並熱誠設宴款待，使我再度嚐到久違的道地中國菜。

我向萬墨林先生，說明了來意，希望他能够接受邀請，赴日出席滬南會第四屆的年會，以與滬南會的一些老友，一敘舊情，當時，他似乎有些猶豫，但經我再三誠意的說明後，他慨然的允諾，表露了君子相交以誠的態度。

這是我與萬墨林先生，由卅年前的認識，而至卅年後的相交，開始了我倆之間，奇妙而不平凡的友誼。

### 再度表示敬意

一九七四年（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十八日，堅決反共的日本滬南會第四屆年會，假座日本岐阜縣長良川溫泉長良觀光大飯店舉行，會場中懸掛了中日兩國的國旗，萬墨林身穿長袍馬褂中國式的大禮服，以貴賓身份出席，會中致詞時，受到會員們一致熱烈的鼓掌歡迎。

大會主席大野年夫，也即是當年日本駐滬憲兵隊的最後一任隊長，根據滬南會全體會員的決議，除了送給萬先生一份感謝狀以外，並致詞說：

「萬墨林先生在中華民國八年抗戰期間，所立下之卓越功勳，所表現之英雄作為，實值吾人衷心欽敬，當茲舉世之人，化敵為友之際，特地敬贈倣國古來作為尚武精神象徵之豐臣秀吉谷馬關武士銅兜，恭請萬墨林先生留作永久紀念，並有以發揚中日兩國間之永恆友誼。」

我親眼看著萬先生接受這一份贈禮時，我與



萬墨林（右）早年與名伶焦鴻英同臺演唱平劇時留影。

先生，同樣有着說不出的興奮之情。會後，我們一同聚餐，把酒言歡，其樂融融。

夕陽西下時，又相偕坐上鵝餉觀賞遊覽船，通明的燈火映照著長良川水流的美景，觀賞廿多艘鵝餉船團，在水面上，船家指揮鵝鳥在河水中捕捉香魚，並將香魚吐入船艙之情景，這種古老的捕魚方法，大家都覺得別有情趣。

一九七五年（民國六十四年）滬南會第五屆年會，在遭受原子彈襲擊的廣島舉行，我們再度邀請萬墨林先生來日出席，我照例去大阪機場迎接萬先生的光臨，並親自駕駛旅行車，擬自大阪直駛廣島市，唯兩地相隔六百公里，過份遙遠，中途乃在姬路市住宿一夜，次日，再向廣島進發，當年我在姬路踏入軍營，如今陪同萬先生，重遊舊地，真是百感交集。

廣島在遭受原子彈洗禮時，已是一堆瓦礫，破壞殆盡，事隔卅年，一些高大的建築物，已是比隣矗立，面目一新，我與萬墨林抵達會場旅館後，曾同赴當年遭受原子彈中心點遺址去憑弔了一番，並參觀了原子彈受炸遺物及相關等紀念館，對戰爭之恐怖，相對唏噓不已。

滬南會會員相聚的歡樂，一如往昔，會後，我們渡海至安藝的宮島，觀賞米紅的迴廊建築，這是七百年前源平會戰舞台之舊地，撫今思昔，頗有滄海桑田之感。

一九七六年元月，櫻花已殘，萬先生應邀，第三次來日參加滬南會開會，這次由他的次女公子萬淑嫻女士陪同照顧，依然穿着一貫的長袍，

精神矍鑠，神采奕奕，健步如飛。我仍駕車去大阪機場迎迓。

### 朝野俱表歡迎

經由名神高速公路，向岐阜市前進，途中曾在大津之服務中心，休息片刻，傍晚八時，抵達我家，我太太與萬先生父女晤面，親切猶如一家人，我與萬墨林的友誼，已由相交，進而為摯友了。

次日上午十時，我夫婦陪同萬先生父女同往拜訪岐阜市市長上松陽助致敬，承市長百忙中接見，並與萬先生互以禮物餽贈，殊為不易。是晚，在舍間便餐，由我太太以家常的日本菜待客，就如同兄弟閒話家常一般。

這一屆，滬南會集會之地點，在北陸之山代溫泉，風景特別優美，會後，我陪同萬先生父女前往遊覽故都的京都市，並在該市留宿一夜，暢遊二條城、御所、龍泉寺、清水寺等名勝古跡，真為我與萬先生友情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些難忘的回憶。我太太與萬淑嫻女士因一起逛百貨公司買東西，也成了很熟悉的朋友。

次日，我又陪他們去拜訪高砂市的足立正夫市長，互相餽贈禮物，一些高砂市的市議員們，知道了萬墨林以往的經歷，對這位「支那英雄人物」，亦表熱誠的歡迎，紛紛贈送紀念品，萬老先生也誠摯的歡迎大家到台灣去觀光遊覽，使我倆之友誼，逐漸擴大為中日人民之間的親善，架起了一座橋樑，這種收穫，真非金錢所能購買到的。

六月廿二日，告別了高砂市，我們又一同抵達大阪，在「道頓堀」的「蟹」菜館用中餐，並逛遊了「大丸百貨公司」返岐阜市途中，又觀賞了有名的「養老瀑布」，談起孝子以瀑布為酒奉養父親的掌故，我們深感中日文化，都重視孝道，這種優良的傳統道德，真是源出一轍。

我與萬墨林先生的友誼，迭經多次的接觸，真有越來越深厚之感。

### 天涯比鄰知己

「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  
一幌眼，又是三年過去了，如今，我已是六十歲的老人，而萬墨林先生，亦已是七十八歲的高齡。

今年（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滬南會年會時，聞萬墨林代表，將四度來日出席會議，仍由其次女公子萬淑嫻陪同，遙想其抵達大阪機場時，在歡迎的人羣中，我將再度看到他穿著那一襲代表中國傳統的長袍與紅光煥發的風采。

世事如白雲蒼狗，不斷的變幻莫測。  
回想卅多年前，我與萬墨林先生是水火不容的仇人，如今，却變成了相交莫逆的摯友，這一份真摯而難得的友情，將是我一生中珍貴的記憶，爰借「台北出版世界聞名的中外雜誌」寶貴的篇幅，作一忠實的記載與報導。但願在未來的時日中，中日兩國的人民，都能如同我倆一樣，成為親蜜的好友，豈不快哉！

（寫於萬墨林先生四度訪日前夕）